

新都文史

第十六輯



新都文史

(十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新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新都文史（第十六辑）

四川省新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
成都市新都华兴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787×1092 印张 7 印张 字数 140 千
2000 年 11 月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准印证：川成新出内字（2000）第 0656 号

县政协主席：李忠福

分管副主席：龙义华

新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李希绪

副主任：冯修齐 李义让

委 员：吴光奎 袁礼金 李加模 胡华栋
胡为煜 吴金锐 袁圣谟 范华银
戴德宗 陈嗣益 倪继金 胡远成
刘继才 许镇金 陈安厚

(本辑) 主 编：李希绪

副 主 编：冯修齐 李义让 范华银

责任编辑：范华银

校 对：范华银 戴德宗

前 言

李忠福

在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推出《新都文史》第16辑。本辑分7个栏目,35篇文章,约14万字。主要记述新中国成立后新都(含新繁)这块土地发生的一些史事;选载了几位新都人过去几十年在祖国其他地区的工作历程;同时也以一定篇幅反映了新都的民风民俗。从资料的内容来看,有长期在新都工作的老同志所撰写的回忆民主革命时期的文章,再现了新都人民的峥嵘岁月;有些文章反映了新都人民在前进征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有较多的篇幅,记述了我县化工、交通运输、技术监督、农村合作商业、农牧业等发展情况;还有几篇人物专访文章,记述了几种不同类型人物的经历。

本辑文史内容本富,资料翔实,可读性强,有较高的存史资政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史事,年远日迁,误记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匡正。

二〇〇〇年十月

目 录

前言.....	李忠福(1)
---------	--------

· 峥嵘岁月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小学生们

——写在抗战胜利 55 周年纪念日	钟铭祥(1)
我在木兰乡征粮工作前后	常秀河(5)
我所知道的木兰、马家土匪叛乱情况	戴志和(10)
我在新都解放初期工作的日子里	邵志一(20)
解放初期我在禾登乡的工作	王 琦(25)
记 1950 年春到新繁工作的大学生.....	
..... 熊敬笃 汪海澜 向仁杰	(29)
回忆解放初期新繁县办乡保人员训练班	熊敬笃(41)
我当土改工作队员	戴德宗(49)
三河乡普选试点经过	古 木(54)
回忆罗世发领导的新民社	胡为煜(61)
我所知道的荣校	郑克元(64)

·情系故里·

- 重归故里 于 英(68)
情系藏区 梅俊怀(72)
随军支边二三事 袁圣发口述
袁圣漠整理(78)

·曲折历程·

- 回忆 1958 年新都大办钢铁运动 常秀河(86)
我在广汉搞“四清” 李义让(89)
我的知青生活 李特立(99)
我当贫宣队员 吴全锐(113)
新都生猪经营二三事 卿山友(117)

·经济建设·

- 回忆筹建新都氮肥厂 刘德星(126)
修建新泰路和张家庵大桥的经过 蒙回忠(132)
新都县交通事业发展情况 张相卿(135)
我们所知道的新都技术监督工作 李荣森 黄德安(146)
新都农村合作商业纪实 陈嗣益(155)
记新都农业“十专一条龙”和“四专”责任制 陈安厚(165)
新都县水稻生产发展概况 周友第(171)
新都县苕子生产兴废录 刘继才(178)

·人物专访·

- 回民长者撒都里 马华浦(183)

医学博士张羲易·····	魏绍京(188)
县教师进修校原总务主任胡继之·····	黄大珍(192)

· 民风民俗 ·

石板滩的客家人·····	丁启满(197)
白云庵的娘娘会 ·····	袁礼禄(201)

· 史事探寻 ·

谁是新繁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	吴光奎(204)
龙藏寺文物纪事·····	冯修齐(207)
读者来信·····	向堃华(216)

峥嵘岁月

抗战时期新都县的中小学生们

——写在抗战胜利 55 周年纪念日

钟铭祥

今天是抗日战争胜利 55 周年纪念日。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我正在新都县城读高小和中学。抗战时期许多难忘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际。

1937 年“7.7”事变后，全川军队开赴前线浴血抗战。在广大后方掀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全民抗战活动。新都县的中小學生也积极投入这一活动。抗战爆发不久，新都县就成立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新都分会”。全县的全民抗战活动，就是在它的指导下进行的。其时，我正在升庵小学读四年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我们虽然年纪小，但都有一顆同仇敌忾的心。课余之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我们参加的第一次活动是“募寒衣”。全省的寒衣劝募活动，开始于 1937 年秋冬之交，先是在成都、重庆两地发起，然后全川城乡积极响应。新都县城里，职中、升庵小学和女子小

学的高年级学生，都利用星期天和课余时间参加这一活动。我们组织宣传队向民众宣传说：“‘7·7’事变后，日本鬼子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川军将士挽救国家危亡，请缨杀敌，出川抗战。因前方战事紧急及物资匮乏，他们来不及换发装备，就开赴华北前线。现在冬天已到，在场的同胞们都穿上了夹衣或棉衣，北方比我们这里更冷，可是我们的子弟兵还是穿的单衣短裤。他们每天都在和敌人拼杀，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冷受冻。成都、重庆的同胞发起为前方将士募捐寒衣款，全川同胞积极响应。我们新都同胞的爱国心，决不会落于他人之后，请大家踊跃捐献。捐多捐少，都是爱国举动。”宣传员讲完，我们便抬出贴有县抗敌后援会封条的募捐箱。这时，宣传队齐声合唱《募寒衣歌》。歌词是：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千万大军杀虎狼。

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

在歌声中，群众纷纷捐献。我们反复唱这首歌。直到效果满意为止。

募寒衣活动持续到1938年1月。老师告诉我们，全川募集的寒衣款已赶制棉衣30余万件，陆续运往前方。

义卖活动。1938年底至1939年初，重庆、成都又开始搞起义卖活动，上至白发老人，下至少少年儿童，均争先恐后参加义卖。新都县的小学生们也积极行动起来，但是因货源限制，参加义卖活动的人不多。这时我已读高小，我们班只几个人参加。我们从父兄开的商店里或通过他们找大商店捐一些香烟、糖果之类的商品，装在小簸箕里，插上一面义卖小旗，用绳

挂在胸前,晚上到西街戏院门口,星期天在桂湖公园义卖。买者都以高于市价一至数倍付钱。我们收到钱后,当着买者的面,投进加封的义卖箱中。

捐献和收集破铜废铁。1939年阳春三月,继义卖活动之后,县城的小学生们又投入捐献和收集破铜废铁活动。抗日战争已进入最为紧张激烈的阶段。从省外迁来的和成渝两地的兵工厂,工人们日夜不停地生产枪炮子弹运往前方,可是原材料不足常常困扰着他们。于是,捐献和收集破铜废铁在大后方兴起。对这一活动我们特别卖力。我在家里搜遍了昏昏晃晃,把所有的破铜废铁乃至尚可用的铜铁器都拿到学校捐了。我们全班以8至10人为一组,组织起几个收破铜废铁小组,抬起箩筐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宣传劝捐。县城收集组太多,我们班就往乡下跑,如军屯乡、马家场等都有我们的足迹。

街头演出宣传。1940年,抗战形势更加严峻。正如这年儿童节歌所唱:

二十九年儿童节令,小朋友们,快地快地猛醒。

敌机已炸了战阵,又骚扰后方的安宁。

敌骑的铁蹄的蹂躏,神州里遍地血腥。

二十九年儿童节,小朋友们,快地快地猛醒!

不但我们要觉醒,我们还要唤起民众,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群众抗战运动推向纵深。我们升庵小学组织起好几支“抗日文艺宣传队”,我也参加了。胡吉如老师担任指导。每逢赶场天,我们就在街头演抗日活报剧,在茶铺里唱抗日歌曲、打莲花落、金钱板等。每次活动都收到良好效果。我打金钱板,开初没经验,在茶铺里一站上板凳就唱正文,等乱轰轰的人声静下来时,我的唱词已去了一半。胡吉如老师说:“你

唱正文之前，应先唱一段开场白，把听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后，才开始唱正文。”于是，胡老师为我写了一段开场白：“天连地来地连天。龙炼苍海凤炼山。佛祖爷曾把雷音炼，观音老母炼过普陀山。唯有愚下无物炼，手炼三个竹片片。虽然三个竹片片，能教愚来，能化贤。闲言几句随风散，书归正传，表详端。”这样一来，散果大不一样。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1943年，我在铭章中学读初二。11月的一天，县政府来了一位官员给学生们的作报告。他讲话的大意是：中国派往印缅战区配合盟军作战的远征军，急需补充兵员。四川各大、中学校学生和公教人员，积极响应军事委员会的号召。迁在三台县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听了动员后，为了早日打败日本法西斯，群情激奋，男女学生当场踊跃自愿报名。国立第18中学的学生听了报告，当天就有30多人申请从军。现在全国已掀起知识青年从军高潮。

听报告下来，同学们都很激动。我们班上报名应征的不少，可是绝大散年龄不够条件，只有姓胡和姓蔡的两位同学被批准。班上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会。成都解放前夕，青年军溃退成都，我在新都街头邂逅背着卡宾枪的胡姓同学。

为了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劳动人民提出了“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的口号。学生们的口号是：“读书救国”。我们埋头苦读，争取学有所成，日后报效祖国。

（本文作者系新都人，退休前任中共凉山州宁南县委宣传部部长，退休后居成都。）

我在木兰乡征粮前后

常秀河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第18兵团、二野刘邓大军,按毛泽东主席的部署,从北、东两个方向进军四川。我晋绥分区部份干部,编入解放军一野第18兵团序列,分区领导干部李井泉任政委、周士弟任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准备解放川西、川北并接收国民党政权。我当时是西北行政干部学校的学员。1949年9月全校师生开赴西安,编入18兵团第二梯队四大队,我在二中队。在西安灞桥接受军事训练后,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步行才到了绵阳。

1949年12月26日,以一野副司令员贺龙为首的部份指战员到了新都桂湖,组织第二天的成都人城式。原山西解县县长宋锡九带领的廉子英、郭子川、张效华、薛勇、邱志远等同志,原山西襄陵县张毅副县长带领的段文广、李歧凤、刘德星、沙长贵、翟清海等同志,于1949年12月27日桂收新都政权。

1950年元旦,我们在绵阳会餐之后,在郝凌海(后任华阳县副县长)带领下,乘坐苏联支援的嘎司51型汽车急赴新都,同行的有严思孝、蔡自立、荆志新、孙洪勃、王克勤、孙师勇、杜洁全和我共9人急赴新都。进入新都县城北街时,我们把日本三八式步枪上起刺刀,昂首挺胸从小北街、西街、上升街、横南街进入王铭章公馆(后县委机关驻地)。进入县城后,我看到罗广文的起义部队尚未改编,他们除了摘掉国民党帽徽之

外,仍是全副武装。我们是胜利之师,虽人数不多,但气势很壮,沿街的国民党兵,或立或坐,散乱无序,满脸惊奇。我们既自豪又担心:这么少的人,接收一个县的责任多么重大啊!

入城后,宋锡九书记(兼县长)和张毅副县长接待了我们,并立即分配我们到各征粮工作队。我们大都担任了一个乡的征粮工作组长。我在木兰乡担任了两个月左右的征粮工作组长。

1950年春节之后,征粮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国民党散退之前就有计划地训练“游干班”人员潜伏下来,伙同散兵游勇以及土匪、袍哥、地主和旧政权武装,在各地发动叛乱。新都县因有余秋里同志的指导,在各地开始叛乱之前,就把原乡长和袍哥大爷之类集中在县上学习,不让他们串通一气,所以在周围各县大规模叛乱的时候,新都没有发生全县暴乱。但马家场的土匪与新繁县班竹园乡的土匪串通闹了一次,打死农民代表刘荣光,因征粮工作队警惕性高,未受损失。而木兰乡征粮工作组副组长袁斯尧被三都保保长、保队副暗杀了。新都县土匪叛乱最凶的一次要算泰兴、木兰(今木兰寺一带),仍是与华阳县的石板滩、门坎坡(木兰乡)两个乡的土匪串通一气搞起来的。

1950年3月,我任木兰乡征粮工作组组长,那几天,风声很紧,人心惶惶。有消息说:龙潭寺、石板滩的土匪要来打泰兴、木兰。征粮工作队的段文广队长警惕性高,把三个乡的工作组员每日都集中到泰兴,以便统一行动。3月4日下午,我们得到情报:土匪第二天要叛乱。天黑时,我们全队从张家庵渡河,驻在河北面的龙王庙里,用电话机与县上联系不上,因线路被土匪被坏了。段文广说:“要派两个人去县上报告情

况”。我说：“两个人目标大，我一人去好了。”段同意了我的意见。我步行十多里路到县政府向张副县长报告土匪叛乱的消息。张副县长说：“我们也知道了，已派县大队从泥巴沱到木兰寺去了。”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张家庵，当地群众说工作队一早就去泰兴场了。我火速赶到泰兴，去找当时被我统战的一个袍哥大爷“田卖牌”。他家贫，靠做纸牌为生。他老婆（50多岁）对我说，田已随工作队到木兰寺去了；并叫我吃了饭。我要去木兰寺，田婆婆说：“你不能去了，土匪马上就要叛乱。泰兴学校有一个碉堡，几个老师有枪，你去碉堡里安全些”。我想一个碉堡，几个无战斗经验的老师，能守得住吗？坚持要去木兰寺。田婆婆说：“你非去不可，我找人送一送。”她喊来一个30多岁的青年人，提一支三号盒子枪，陪同我去木兰寺。我问他：“行吗？”他说：“这一带的人都认识我，谁敢动手害你！”一路上看到幺店子上，碾房里，十几人、几十人一伙，都拿着长短枪，见到我们也不打招呼（平时，许多人都认识我，也喊我常组长）。当时还未收缴民间枪支，我们把有枪的人组织起来成立农民自卫队，每保约三十几支枪，见到他们拿着枪，我也不感到奇怪。这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叛乱分子组织下准备叛乱的，只是统一行动的命令尚未发出，对我不曾动手而已。9点左右，我到了木兰寺，部队和工作队正在开饭，尚未吃完，木兰寺西面二台子小庙前就摇起了一面黑旗（后听说旗上写的是二路军，即叛乱分子的第二部份），随即响起了枪声。县大队放在木兰寺南而黄牛山的班哨撤了回来，木兰山被土匪包围了，约千名叛匪喊声四起，枪声如炒豆般的响成一片。县大队赵福全大队长把三个中队部署在东南西三面，北面因山坡较陡，由工作队监视。县大队每个中队有一挺轻机枪，打

了一会儿一挺机枪不响了，不久又一挺机枪也不响了。赵大队长令他的警卫员把剩下的一挺机枪接过来，并对段文广同志说：“我们这支从旧警察改编过来的县大队还不可靠，除了大队、中队几个领导干部外，连班长都还是旧警察，我看只有撤退。”于是安排一个中队在前面冲，一个中队居中保护工作队，另一个中队断后，从木兰寺山坡下山，然后渡河到苟家滩。就在这时，苟家滩对面，凉水保的农民代表的草房院子，被叛匪放火烧起来了。离苟家滩不远的万和保保长赵幼鱼院子中冲出来十几个与叛匪一样装扮的人，头缠白巾，腰裹白布，长衫子，手提长短枪，想截断我们的后路。赵大队长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机枪横扫，把这伙叛匪打得作鸟兽散。后来逮捕到赵幼鱼，他承认是想接应木兰叛匪过河来，把桂林乡也搞乱。

这次土匪叛乱，由于工作队事先得到情报，作了防备，因此未造成工作人员伤亡。田大爷的老婆和他们的跛子儿子在泰兴场被叛乱分子以田家报靠共产党而杀害了。

泰兴、木兰两乡叛乱的第二天，驻宝光寺教导团（专门集训国民党校官以上的起义、投诚人员）警卫连（系南下成编制的解放军）从泥巴沱打过昆河，叛匪立即溃败。接着便进入清匪、收缴流散各地的枪支武器。木兰工作组在解放军一个班的配合下，到各保清剿散匪和收缴武器。有一天，我们收到两只“可尔提”手枪，此类手枪系加拿大生产、国民党新装兽。我们一般人均未见过这种枪。它口径大，枪身短，使用汤姆式冲锋枪子弹；还有一个特点是轻放机头，不用保险机膛内子弹也会射出。由于新奇，我和副组长刘宝盛各暂用一支。是日中午，工作组和解放军同到木兰寺内休息。刘宝盛试了试枪，声音很小，他说：“这能打死人吗？”站在我身旁的工作组员杨堂

生同志顺手提起我挂在肩上的手枪,边扳机头边扣枪机边说:“打不死,试一下!”我因正在清匪,子弹是上了膛的,他不知道,又因不用保险机,使用时可以快那么半秒钟。杨的这一突然动作,我也没防;枪声响了,打在我的左腿上,好在此枪的力量的确不大,子弹卡在腿骨上,未能射穿。我一下按住子弹入口处,解放军班长迅速用救护包裹起。杨堂生喊来农民,用滑竿送我到县卫生院,取出子弹头。住院一月后,同志们用鸡公车把我推回工作队队部,坐了近一个月的办公室才能下乡。后来,我到天元乡去征粮、反霸、减租、退押,直至参加川西区土改试点及新都县开展的三期土地改革,前后达一年多的时间。

(本文作者大跃进时期任中共新都县委财贸部副部长。)